我和我的犬战友

口述 孙龙根
撰写 翁治方

■ 作者与他的爱犬

1 缉毒犬扑向小纸箱

2001年9月，我带着一条黑色拉布拉多犬，在浦东机场侦破了一个运毒案。这是我转业到上海海关缉毒犬基地，带着犬战友侦破的第一个案子。

这天，拉布拉多犬像往常一样在邮班的传送带上认真地来回嗅邮件，我站在一边“随时待命”。忽然，一个约30厘米见方、20厘米高的小纸箱激发了它敏感的嗅觉神经，只见它兴奋地扑上去用两个前爪不断地扒拉。我立即把这个嫌疑纸箱从传送带上拿下来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件毛衣，还有一条围巾，其中夹着大约10克海洛因。

2000年时，我从部队转业到上海海关，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。当时上海海关正要建立一个缉毒犬基地，我就当了缉毒犬犬队的队长。

缉毒犬基地就设在市公安局“刑警803”的犬队那里，借市公安局的“宝地”驯犬。当时市局有20多条犬，而海关只有2条犬，我是这两条犬的“领导”。“领导”第一次去看属下，见它们关在笼子里，一般还不敢拉出来。我笑称它们为“不动犬”。

当时这两条缉毒犬还没经过完整的“科班训练”，根本不能拉到现场去执行任务。对异味它们倒是很敏感，一闻到就会立即扑向嫌疑人，扒他的拎包，啃他的衣物。但一条合格的缉毒犬可不能这么干，缉毒犬应该用心专一，只认毒品不认其他。

得从嗅源开始训练缉毒犬。嗅源是什么，就是毒品呀。当时毒品管得很严，拿2克毒品，还要有个处长跟着！最后给海关总署打报告才解决了嗅源问题。各种毒品有不同的气味，海洛因就是海洛因，冰毒就是冰毒，摇头丸就是摇头丸，可卡因就是可卡因。训练缉毒犬，既要它能单独嗅出各种毒品的气味，又要把众多毒品综合起来，让它逐一分辨、区别。而且不同重量的毒品，气味也不同，这些都要逐一训练。训练了8个月，我就带着缉毒犬去浦东机场执行缉毒任务了，从此，上海的这个进出口就把严实了，毒品贩子闻风胆寒。

2004年我们上海海关和云南海关搞了一次两地缉毒犬交流活动。我带了一条缉毒犬坐飞机去昆明。事先跟航空公司联系预约，到时把缉毒犬装进一个航空笼里，放在飞机的行李舱中。送它进去时，我特别叮嘱：“现在要乘飞机了，时间比较长，你在里面老实一点，不要胡来啊！”缉毒犬很聪明，朝我看看，它懂的。

在边境口岸，第一次执勤，就有所斩获！那天凌晨5点多钟，我的缉毒犬从一辆赶集的中巴车上的一个鸡笼子里，发现了1公斤冰毒。当时这可是个大数目！

2 心情犹如蓝天白云

我曾是一名军人，刚当兵，就与犬做了战友。

1976年我高中应届毕业应征入伍。当时新兵连的集训地，就在一个代号叫“403”的国防弹药库附近，那里有个专门护卫弹药库的警犬班。“403”在徐州泉山脚下，我经常看到7名战士牵着7条大狼犬巡逻，好威风喔！心里就暗自盘算：当兵就要当这样的兵！

没想到集训结束，我被分配到机关食堂当给养员。我可不干了，就哭着闹着要去养犬。机关食堂的给养员，是个“舒服差事”，但我早想好了“当兵就要当那样的兵”，软磨硬泡，终于如愿。

去军犬班报到时，冯班长即将退伍，他带的那条已经驯了3年半的“克林”，就顺理成章移交给我了。这条体重40多公斤、站立起来搭在人肩上比我还高一头的雄性大狼狗，成了我的第一个犬战友。班长带着我去见它，向它介绍了我，我们就算认识了。

军犬“别墅”设在一个山坡上，一共10间砖头砌的犬室，每间犬室外面还有8平方米的小院子。当时军犬的伙食标准是战士的2倍，它们吃得比人好。食谱通常是牛肉、胡萝卜，搭配青菜和米。班长特别关照，喂食时，不能拿着盆子直接递给它吃，而要招呼它“吃饭啦！”让它坐好，坐好了才能开吃。“站有站相，吃有吃相”，人与军犬都要学会规矩。

每天，我给克林喂食，带它训练，还常为它洗澡。很快，我和克林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有一次克林患了温热病，不吃不喝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我急啊！只得扒开它的嘴一勺一勺地喂汤。谁料刚喂下它就“哇”地一下全吐了出来。

从驯犬资料上知道，克林患上的是一种瘟疫，少有治愈的希望。但“死马也要当活马医”！我抱起心爱的战友步行十几公里路去找兽医。天黑路滑，我一边走一边哭。因为心中急，抱着40多公斤重的克林，一路上都没觉得累！

到了兽医站，兽医看着我这个满头大汗、哭红眼睛的小兵，也感动了。他放弃休息，立即对克林紧急抢救。这时，我才觉得累了，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。

兽医紧急抢救了整整一宿，我在边上陪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清晨，克林终于转危为安！我对兽医千恩万谢，然后把克林再抱回营地。返家的路上，克林一直在我怀里“呜呜”地叫，很轻很小声，它很温柔。它是在感谢我啊！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，我的心情已是蓝天如洗、白云飘飘……

克林康复后，更加懂事，训练极其刻苦认真，所有科目都是第一名。

我们的军犬不但护卫弹药库，而且还常协助地方公安机关破案。我曾带领军犬破获多起爆炸案、盗窃案和凶杀案。

那次徐州新沂县发生一起凶杀案。案发后，徐州公安要求部队派军犬参与侦破。我带着军犬小威赶到现场是下午1点多，离案发已4个多小时。我仔细查勘现场后，发现尸体是从那头一路拖拽过来的，有隐隐的血迹和脚蹬的印痕，就以两个足迹之间的错痕为嗅源，让小威嗅辨，然后牵着它立即追踪，得抓紧时间啊！两名公安干警也一起前往。

大约追了五六十米，先是发现一些瓜子壳和果皮，接着又发现了一摊血。颇有难度的是，再一路追去嫌犯走的全是水田田埂，弯弯曲曲的。追了三四公里，小路尽头是一条小沟，小威一下逃到沟里去了。我说沟里肯定有东西，时间不容耽搁，这里的事交给一名公安干警处置，我带小威和另一名公安干警继续追击。又追了6公里，终于在一个果园里，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自行车。后来以这部自行车为线索，找到了作案的元凶。而那名公安干警，用地雷探测器，从小沟里找到了罪犯逃窜时留下的一把带血的匕首。

我的爱犬立功了

3 许司令封我“犬司令”

我在部队驯犬渐渐出了名。

其实，驯犬就是要肯吃苦。我驯犬时在小腿肚上绑着沙袋，牵着军犬长途跋涉，经常一跑就是十几公里。而且往往日夜颠倒，深夜一点、凌晨三点，我都会把犬拉出来训练。因为案犯可能会在一天的任何时段出现，我驯的犬就必须能够全天候地出击。

那年军队按地域搞精简整编，原属于济南军区的403弹药仓库划给了南京军区。调令下来了，我调往南京军区，但我的犬不能调去，那是济南军区的宝啊！我“划”给南京军区后，南京军区就要我组建军犬队。但没有犬咋弄？

于是我故地重游，游说老上级。部队是一家人，首长一口答应借两条犬给我。我带着两条犬回到南京，从后勤部警卫连挑了两个兵，组建了一个军犬班。但两条犬不够啊，我就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找了一条品种不错的母狼狗，跟对方说好，用我的公军犬跟母狼狗交配，生下的狗崽一家一半。母狼狗如期怀孕，只等分娩下一代了。

那天正好是周日，母狗快下崽了，我在一边伺候着。母犬开始生产，已经产下2条小犬。正在这时，突然有个老头推门进来。这下坏了——狗下崽时是见不得有陌生人出现的，它受了惊吓，一骨碌蹿了起来！我急了，冲着进门的老头就呵斥：“你干什么？赶快出去！”一边嚷，一边将他推出门外。

听到我的叫声，两个年轻人走上前来，他俩见我正说着哄着安抚母犬，就朝我嘟囔了一句：“刚才是许司令啊！”我一听蒙了，别说狗了，连我也不认得这位穿着便装的名将呀！这可闯大祸了。

但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啦，还是伺候母狗分娩要紧。一阵紧急安抚，终于让母犬安静下来了，我抽空一溜小跑出门，朝着那老头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，抬手行礼：“报告司令员！孙龙根正在下小犬。”许司令笑了，说：“没事儿，去忙吧！”那两名随从也呵呵地乐了。我赶紧又转身进屋照看母犬，心里还忐忑着。所幸母狗此番顺产，总共生了8条小犬！

万万没有料到，此次的鲁莽，却让许司令喜欢上我这个较真的“愣头青”。后来就经常叫我带着军犬同去打猎，还当众对我宣布：“南京军区有两个司令，一个你一个我。我是兵司令，你是犬司令。”从此，我这“犬司令”的诨名就传扬开了。

在南京军区，我从军犬班长当到军犬营长，后来又担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军犬训练基地（团直单位）的主任。南京军区的军犬队伍阵营威武壮大，我总算不辱使命。

4 三百条犬大展身手

我从南京军区转业回上海，进入海关工作，到2007年5月，我又辞职创业，开办了“龙根犬业有限公司”。在海关干得好好的，辞职干嘛？因为下一年就是中国奥运年了，出于职业的敏感，我知道安保犬的需求量一定会暴增。当时我们国内的安保犬数量远远不够啊，我想，赶紧发挥一技之长吧，为2008年奥运会出力！

犬业公司成立后，适逢浦东机场二期扩建工程，公司接受委托，派出7条犬看护工地。

当时庞大的工地难以管理，失窃现象严重，使国家蒙受很大损失。特别是有人偷盗电缆线，偷盗者剪下一段电缆，把里面的铜芯拿去卖了，殊不知这一刀剪下去，整个一根价值几百万元的电缆就废了！我的护卫犬一去就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它们凭气味定案，丁是丁、卯是卯，不管谁偷盗了，它都会指认出来。护卫犬24小时轮班巡逻，每隔4小时换一次班，昼夜不间断。我自己也亲力亲为，带了一条德国护卫犬“腊克”，全程参与执勤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了，我们派出十多条搜爆犬，赴北京、青岛、广州等地，参加安保任务。

2010年上海世博会，我们的安保犬又派上了大用场！公司担负起世博园区里里外外的安保重任，包括女子搜爆队、闸机口搜爆安检、车辆安检、闭馆清场等护卫工作。

世博会举办期间，我派出一百多条犬在世博园区内执行任务，它们分布在各个出入口、各重要场馆，担负护卫、巡逻、可疑物搜索和食品检验检疫等任务，就连运送快餐的车辆，安保犬都要一跃而上，去嗅个明白。

在世博会外围，我们则出动了二百多条搜爆、防暴、护卫犬参与安保。它们分派给各区公安局，负责新客站、长途汽车站这些交通枢纽的安保；还有南京路步行街、浦东第一八佰伴等大型商场、超市以及陆家嘴一带的公众场所，都有我们安保犬的身影。

那段日子里，我的神经几乎天天都绷得紧紧的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常常半夜一二点都会接到电话：“老孙，发现一个包，在世博园某某地方。”我立马跃身而起，出动安保犬去检查。有嫌疑的，立即装入防爆箱拉走，刻不容缓。

每天的开馆、闭馆是两个重要时段，此刻防爆犬的工作量很大。到了游客离去便进入清场环节，此时安保犬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，因为犬可以搜到人搜不到的地方，尤其是一些隐蔽处。再有，游客遗忘或者乱扔的大包小包，也得由犬来处置，马虎不得。那时嗅出的危险品可不少——油漆、香蕉水、子弹壳，还有烟花、爆竹。发现问题的，一概装进防爆罐拉走。南京军区专门派有工兵做应急处理，还有咱们的武警消防兵也随时待命……总之，世博会的安保工作事无巨细、千头万绪，牵动着多少安保干部、战士的神经啊！一直到世博会圆满结束那一刻，我们才如释重负。

为了更好地为世博会服务，不让三百多条安保犬在园区和基地两头疲于奔命，我在距世博园区仅5分钟路程的沪南公路边，租了一个修理厂的大车间，改造成可供人犬合住的居所。还添置了给安保犬洗澡、刷毛的梳理设施。这些为世博会辛劳服务的犬每周洗一次澡，洗完还要帮它把毛吹干。安保犬的伙食标准也很高，一个月要好几百元。除了犬粮，一周还要加两顿熟牛肉，每条犬每顿至少1斤，每天再加一只鸡蛋。由于体能消耗大，犬粮的营养还不够，所以要给它们加餐。特别是它们为世博会没日没夜工作，应该好好犒劳犒劳它们。

想当年，我崇敬的许司令封我为“犬司令”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辜负许司令的这个封号——我和我的犬战友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应有的工作。